

香港孔安道纪念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西北工业大学“211”建设基金

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

樊明方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序 言

“乌梁海”这一名称大约在公元 10 世纪就出现了，当时的中国文献把它译为“唃良改”或“斡朗改”。“乌梁海”不是族名，它是对分布在西起额尔齐斯河、东至黑龙江上游一带以采捕狩猎为业的森林中居民的泛称。“唐努乌梁海”这一名称出现于清代，是清人对居住于萨彦岭与唐努山之间的乌梁海人的称呼，同时也用来称呼唐努乌梁海人居住的地区。

唐努乌梁海居民主要是“秃巴”族入。早在唐代，它就以“都播”或“都波”的族名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唐代的历史著作曾有该部族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元代的文献将该族族名译为“秃巴思”或“秃八”，现今通常把它译为“图巴”，1921 年后，“秃巴”被改称为“图瓦”。

唐努乌梁海地区原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清代，它是清帝国版图上的一个边远的行政区。按照历次中俄条约的规定，该地都在中国境内。有清一代，中国政府一直对该地实行着有效的管辖。19 世纪后半期以降，沙皇俄国加紧了侵略唐努乌梁海的步伐，不断向该地进行经济政治渗透并非法移民。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沙俄乘中国新旧政权交替、北部边疆统治薄弱之机，悍然宣

布对该地实行“保护”。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收回了该地。20年代初，该地区被苏俄控制，建立了唐努图瓦共和国。1944年，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

唐努乌梁海地区面积广大，仅1914年被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的地区就达17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是个小问题。然而，由于有关历史资料少而零散以及某些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往我国学术界对唐努乌梁海的历史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人不揣浅陋，涉足于唐努乌梁海史这一学术领域。经过几年艰苦的搜求，积累了一些关于此问题的资料，现择要汇编成册，贡献给学界同好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其他读者。本资料汇编试图以历史文件说明唐努乌梁海本为中国神圣领土，揭示唐努乌梁海并入俄国的过程，为研究者提供基本的历史资料和资料线索。书中所收文献资料按问题编排。本书收入的文献资料均保持历史原貌，编者仅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拟定了每条材料的标题，将某些文件的中国夏历纪年换算成公历纪年，对原来没有标点、分段的文件进行了标点、分段，将有的外文资料译为中文。

二

本书所收资料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727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该专题资料说明了以下历史事实：

早在唐贞观年间，唐朝政府就已在结骨部地区设置坚昆都督府，都播是结骨的属部，唐努乌梁海从此归入唐朝版图。1207年，成吉思汗命长子拙赤北征“森林百姓”，拙赤降服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主要居民秃巴思人以及居住在该地的斡亦刺、撼合纳等部，取得了整个唐努乌梁海的土地。唐努乌梁海克穆齐克河流域在元朝称为谦州（也作欠州、谦谦州、欠欠州）。蒙古贵族占领谦州以后，

这里成为屯兵重地和手工业中心。元朝政府曾设立“欠州武器局”，负责制造、修理和管理军事装备。1270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派遣汴梁祥符（今河南开封市）人刘好礼到唐努乌梁海地区，担任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当地“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习惯于用杞柳树做杯皿，用“剡木为槽”的独木舟渡河，刘好礼请求元政府派内地工匠来此传授制陶、造船的技术，促进了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

明末清初，唐努乌梁海属于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管辖。随着和托辉特部归顺清朝，唐努乌梁海也成为清朝的一部分。18世纪初，包括克穆齐克河流域在内的整个唐努乌梁海盆地都在清朝的管辖之下。当时这个地区的东部和中部由和托辉特首领博贝管辖，西部由归降清政府的厄鲁特王公策楞妄布管辖。雍正年间，清朝加强了对唐努乌梁海的控制，清中央政府开始直接过问该地的管理事宜。清政府对该地遭灾百姓予以赈济，对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索取唐努乌梁海西部地方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并派兵驻守特斯河一带保护乌梁海，还明令减轻唐努乌梁海人的贡税负担，在唐努乌梁海人中挑选基层官员，对当地民众予以组织。本书所收的《雍正帝谕著王大臣会议乌梁海防预鄂罗斯等侵犯事》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文件，是了解18世纪20年代清政府与唐努乌梁海地区关系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这个文件证明，唐努乌梁海当时毫无疑义地是清朝领土。

第二部分揭示了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签订的历史背景、该约签订的过程以及该约确定的唐努乌梁海北部地区与俄国边界线的具体走向。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蒙古北境中俄边界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俄国利用边界未定的状况，不断蚕食中国土地，诱迫中国边民投俄。在贝加尔湖以东以南地区，俄国势力继续从色楞格斯克、尼布楚等地向南推进，在唐努乌梁海及其附

近地区，俄国蚕食侵占中国领土的活动也愈演愈烈。清政府为阻止俄人侵占中国蒙古土地，强烈要求划定边界。在清政府的坚决要求下，1726年11月，俄国全权大使萨瓦率领使团来到北京。从1726年11月到1727年8月，中俄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和中俄边境进行了多次谈判，在中方作出一些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该约对唐努乌梁海北面的中俄国界作了清楚、明白、具体的规定，随后，双方分界官员对边界进行了会勘，缔结了详细的勘界议定书，树立了分界标志。从此，唐努乌梁海作为中国神圣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获得了国际条约的保证。资料集第二部分以可靠的档案资料和庄严的国际条约反映了这段历史。过去，一些旧俄学者出于侵占中国唐努乌梁海的用心，歪曲历史，说什么按照中俄《布连斯奇界约》，边界应沿唐努山而行，只是由于当时的俄国界务官科雷乔夫态度马虎，才使中俄国界标志建在了萨彦岭；说什么唐努乌梁海成为中国领土“只是因为俄国人的误会和注意不周”。本资料集以铁一般的史实戳穿了这些谎言。

第三部分说明了1727年以后清朝治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情况。

从1727年到1911年的180多年中，清朝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突出地表现在五个方面，即编旗设官、征收贡赋、司法管辖、内务民政管理、边界保卫。

18世纪中期，清政府强化了对唐努乌梁海的统治，所采取的首要措施是在唐努乌梁海编设旗佐，设置总管、佐领等官吏。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那些没有罪过的唐努乌梁海征服者后裔，仍保持了他们在唐努乌梁海的领地，他们属下的唐努乌梁海人编了佐领，但仍由他们管辖，向他们交纳贡赋。那些获罪的唐努乌梁海征服者后裔，则被剥夺了领地，原归他们管辖的唐努乌梁海人被编为五旗，改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这五旗是唐努旗、萨拉吉克旗、托锦旗、库苏古尔旗、克穆齐克

旗。清政府授予唐努旗总管副都统职衔，颁给印信，由他统管上述五旗。在 18 世纪中叶以后的长时期里，唐努乌梁海成为一个由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行政区，有长有印，俨如一盟。19 世纪中叶和 20 世纪初，库苏古尔旗总管和克穆齐克旗总管先后获得清廷所颁的印信，该两旗总管改而直接听命于定边左副将军，唐努旗副都统衔总管的管辖范围缩小到唐努、萨拉吉克、托锦三旗。唐努乌梁海的佐领是以原来的鄂拓克为基础编成的。嘉庆年间，唐努乌梁海共有 46 佐领，其中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五旗共有 25 佐领。唐努乌梁海总管制度在清代实行了 150 余年。关于总管的产生程序、任职条件及职务关系的消灭，清代形成了一套制度。清代唐努乌梁海总管的产生要经过三道程序，即本旗推荐、将军提名、皇帝委任；担任总管职务必须具备威信、能力、文化等条件；总管职务是一种提名委任职，但带着浓重的世袭制色彩；唐努乌梁海总管职务关系的消灭有三种情况：死亡、病免、因犯错误或犯罪被撤职。唐努乌梁海总管必须对清朝统治者负责，必须完成清朝国家委托的任务，必须服从清朝的法律。他管理属民，征收贡赋并上交中央，巡查边界，维持秩序，服从清政府的调遣，他领取清朝的官俸。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他是清朝的地方官吏。

唐努乌梁海人必须向清政府交纳贡赋。唐努乌梁海出产珍贵的貂皮，此物价值高，分量轻，便于运输，因而，唐努乌梁海人向清政府交纳的贡赋主要是貂皮。唐努乌梁海人交纳贡皮是经过清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研究申报、皇帝批准的，是强制性的征收。唐努乌梁海人必须按照规定的品种、质量、数量、时间、地点、方式呈进贡皮，否则就要受到制裁。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人交纳的貂皮和灰鼠皮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其他皮张不给任何奖品。清政府向唐努乌梁海人征收贡皮是严格按照预定标准进行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偶尔做过些微小的变通。这些情形反映了唐努乌梁海人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的隶属关系。

针对蒙古族聚居区的具体情况，清政府制定了《蒙古律例》。唐努乌梁海毗连喀尔喀蒙古，又曾长期处于蒙古族人的统治之下，因而清政府把唐努乌梁海人视为蒙古人，《蒙古律》也适用于唐努乌梁海地区。本资料集收入了几件清朝政府审理唐努乌梁海地区案件的宝贵资料，这些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清政权的法制推行到了唐努乌梁海地区，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实行了深入具体的司法管辖。

唐努乌梁海僻处遥远的西北边陲，喀尔喀和漠南蒙古将其与中国内地远远隔开，唐努乌梁海人是少数民族，清政府赋予他们高度的自治权利。然而，清朝对此地的内务民政没有放任不管，而是进行了一定的管理。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行政归属、地理方位、名山大川、纳税户数，清会典均有明确的记载。对唐努乌梁海人与其他部落的牧地纠纷，清政府派员予以处理。唐努乌梁海发生自然灾害时，清政府对灾民的生活予以安排。对于非法勒索、榨取唐努乌梁海民脂民膏的官吏，清政府予以惩治。清末并在该地兴办初级教育。鉴于唐努乌梁海地处边境，清政府在这里实行了边境制度和封禁政策。

清政府将唐努乌梁海人纳入了其武装力量体制。唐努乌梁海兵丁经常性的任务是守卫清朝边界。对于越界俄人，唐努乌梁海官员要送交上级处理，或者遣送回国。当清朝国家有战争发生时，唐努乌梁海兵丁要效力从征，为清朝冲锋陷阵。

关于清朝对唐努乌梁海的有效管辖问题，旧俄学者散布了不少谬论，否定中国对该地的主权；我国学术界虽肯定中国对该地的主权，然以往的有关著述由于缺乏资料，都语焉不详。本书所收的珍贵资料，有力地证明了唐努乌梁海人是清朝的臣民，清政府对该地充分行使了主权，实行了有效管辖。

第四部分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中俄两国划定唐努乌梁海西面边界的情况。

1727 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沙宾达巴哈以东的中俄边界，俄国从北方向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的扩张受到了遏制。但是沙宾达巴哈以西的中俄边界没有划定，因为当时这个地区为准噶尔割据政权所占领。30 年之后，清朝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统一了中国西北地区，沙宾达巴哈以西的阿穆哈河一带也归于清朝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然而此地的中俄边界并未及时划定。俄国利用这一机会，继续从西方向唐努乌梁海扩张。到 19 世纪中叶，它已将阿穆哈河地区实际占领，原来游牧于此的中国唐努乌梁海人被迫内迁到克穆齐克河流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了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以后又在此约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使其侵占中国阿穆哈河地区的行为合法化。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乌里雅苏台界约》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产物。同时，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又标志着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俄国边界的完全划定，它们再次确认萨彦岭以南、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为中国领土，这对此后俄国向唐努乌梁海的扩张具有限制作用。

本专题所收资料揭示了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划定的过程，揭露了俄国恃强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以确凿的事实驳斥了俄国侵略者关于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谬论。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夕，俄国加紧了侵占唐努乌梁海的行动，俄国政府拒绝对唐努乌梁海西面的中俄边界进行例行的会查，同时宣称“唐努乌梁海地区边界线不清”。俄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竟说 19 世纪 60 年代划定的唐努乌梁海西部的中俄边界系未经就地调查而“误订”之边界，“乌梁海地域之极大部分，并无就地订定分界……该处昔年并无就地调查之事，……以彼时误订之分界，现在视为有效，实无此理由，”公然要求重新划界。读过本专题所收清朝档案资料和中俄国际条约，读者可以明白：俄人的上述说法与事实毫

无共同之处。

第五部分提供了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进行渗透的资料。

19 世纪 60 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划定以后，唐努乌梁海的主要地区即萨彦岭以南、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仍然是中国领土，而且这个地区的所有中俄边界都已由国际条约明确划定，不存在任何争议问题。然而，俄国殖民者并不满足，他们对整个唐努乌梁海地区都垂涎欲滴，企图据为己有。先向唐努乌梁海盆地进行经济政治渗透，逐渐打下基础，然后在时机成熟时一举吞并，这是沙皇俄国在侵略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盆地时所采取的策略。这一部分从非法移民占据土地、非法采金、掠夺性贸易三个方面，揭示了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俄国逐步向唐努乌梁海盆地渗透的情况，以及这一渗透过程中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交涉、清政府对俄国渗透所采取的抵制行动。

第六部分揭示了辛亥革命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的经过。

随着殖民规模不断扩大，沙皇政府日益加紧占领唐努乌梁海的步伐。当历史进入 1911 年的时候，占领唐努乌梁海这块中国领土已成为俄国的一步必走之棋。该年春天，俄国书籍报刊上关于吞并唐努乌梁海的言论喧嚣一时，俄国故意焚毁界牌，拒绝会查边界，俄国伊尔库次克当局召开会议，研究侵略唐努乌梁海的措施。1911 年 11 月，俄国内阁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逐步吞并唐努乌梁海的方针。1912 年 2 月初，在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头，沙皇政府调整了不久前制定的政策，加快了侵占唐努乌梁海的步伐。1914 年夏，沙皇政府导演的唐努乌梁海“自愿归顺”俄国的丑剧终于上演。该部分史料为读者勾画出了俄国吞并唐努乌梁海的大致过程。

第七部分展示了《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全貌。

1914年俄国以“保护”名义变唐努乌梁海为其殖民地，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给当地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中国人民不堪忍受侵略者的蹂躏，强烈要求政府收复领土，维护主权。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收复海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四年时间，包括外交交涉和武力收回两个阶段。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设佐理员交涉为第一阶段。此期北京政府的态度极为软弱，交涉毫无结果。十月革命之后的武力收回是第二阶段。此时俄国进入内战时期，旧俄白党在唐努乌梁海的殖民统治已经动摇。与此同时，外蒙地方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有所恢复，中国中央政府在外蒙的势力有所增强。在此情况下，中国中央政府与外蒙地方政府联合出兵，乌梁海人民发动反俄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终于在1919年驱逐了俄国殖民者，收复了祖国这块神圣领土。

与五四运动同时的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的斗争，获得了胜利的结局，17万平方公里土地失而复得。这件事在中国反侵略的斗争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迄今为止，国人对此知之甚少。本书提供的资料，有助于增进国人对此事的了解。

第八部分揭示了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的始末。

1919年回归的唐努乌梁海只在祖国的怀抱里生活了不长时间。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唐努乌梁海采取了如下政策：放弃“保护”的名义，同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支持它与中国分离。在苏联（1922年以前为苏俄）的影响下，唐努乌梁海重新沿着一条脱离中国的道路发展，最终在1944年被并入苏联。本书的有关资料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大概过程。

本书的五个附录从不同的角度为读者阅读资料正文提供方便，有助于读者对资料正文的理解。

本人搜集的关于唐努乌梁海历史的资料不止这些，因篇幅所限，尚有一些饶有趣味的资料未能编入，请读者原谅。

樊明方

1998年11月4日

目 录

序 言

- 一 1727 年以前中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1)
 - 1.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1)
 - 2. 唐努乌梁海归顺清朝 (7)
- 二 《布连斯奇条约》与唐努乌梁海北境中俄国界的确定 (18)
 - 1. 《布连斯奇条约》产生的历史背景 (18)
 - 2. 《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过程 (23)
 - 3. 《布连斯奇条约》确定的唐努乌梁海北境的中俄国界 (39)
- 三 1727 年以后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治理 (54)
 - 1. 编立旗佐 设置官吏 (54)
 - 2. 征收赋税 (71)
 - 3. 司法管辖 (78)
 - 4. 内务民政管理 (83)
 - 5. 边界保卫 (93)
- 四 19 世纪 60 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 (102)
 - 1.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102)
 - 2. 唐努乌梁海西境中俄界牌的建立与《乌里雅苏台条约》

的签订	(114)
五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 的渗透	(135)
六 辛亥革命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	(156)
七 1919 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	(196)
1. 俄国十月革命前中俄关于唐努乌梁海问题的交涉 ...	(196)
2. 北京政府派严式超率兵前往唐努乌梁海	(22)
3. 中国武力收复唐努乌梁海	(234)
4. 收复海境后中国对该地的统治	(264)
八 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	(276)
附录一 唐努乌梁海历任总管小考	(288)
附录二 唐努乌梁海大事记	(295)
附录三 参考书目	(305)
附录四 韵目代日表	(309)
附录五 六十干支表	(310)
后 记	(311)

一 1727 年以前中国政府对 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1.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政府对 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北史》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啜、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啜、于尼护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戛、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末、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素咽、篋促、萨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啍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而少马。

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纳启人，破步迦可汗，铁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

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子也咥为小可汗。处罗既败，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

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大业三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

（《北史》，第99卷，《铁勒》）

《通典》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都波者，铁勒别种。南去回纥十三日行。分为三部，自相统摄。结草为庐，无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为粮，兼捕鱼射猎为食，而衣貂、鹿之皮，贫者缉鸟羽以为服。婚姻，富者以马，贫用鹿皮及草根为聘礼。死亡以木柜盛尸，置山中，或悬于树上，送葬哭泣略与突厥类。莫知四时之侯。国无刑罚，偷盗信征其赃。大唐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朝贡。

（杜佑：《通典》，第199卷，《边防》十五）

《新唐书》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

.....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分三部，

皆自统制。其俗无岁时。结草为庐。无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饭，捕鱼、鸟、兽食之。衣貂鹿皮，贫者缉鸟羽为服。其昏姻，富者纳马，贫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槨敛置山中，或系于树，送葬哭泣，与突厥同。无刑罚，盗者倍输其赃。贞观二十一年，因骨利干入朝，亦以使通中国。

.....

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之人得以役属之。坚昆，本强国也，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东至骨利干，南吐蕃，西南葛逻禄。始隶薛延陀，延陀以颉利发一人监国。……贞观二十二年，闻铁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献方物，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身入朝，太宗劳享之，……帝以其地为坚昆府，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即为都督，隶燕然都护。

（《新唐书》，第217卷，《回鹘传》）

《太平寰宇记》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河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北海南则有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有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随水草流移，人性凶恶，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掠为生。近西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国，有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此其异也。唐史云：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

浑部、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等散在碛北，铁勒部内之诸部也。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县，铁勒拔野古、同罗、仆骨、都波、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贡献，因奏：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为主，以自死败，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也，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养育奴等。太宗既已破延陀，欲遂空漠廷，见其使甚悦，遣黄门侍郎褚遂良引于县廨，浮觴积载以礼之，异日召铁勒等入行宫，张乐以宴之，拜为郎将及昭武校尉等官。……

（《太平寰宇记》，第198卷，《铁勒》）

《蒙古秘史》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卯年命拙赤将右手军，征森林百姓。不合为向导而去。斡亦剌惕之忽都合别乞先于万斡亦剌惕来降，来而引拙赤，入其万斡亦剌惕之失黑失惕之地矣。拙赤受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思等（部）之降，乃至万乞儿吉思（之地），则诸乞儿吉思之官……来降，将白海青之属，白马之属，黑貂之属来谒拙赤矣。

（道润梯步著：《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269页）

《元史》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敕徙镇海……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

（《元史》，第6卷，《世祖纪》，至元二年春正月癸酉）

赈欠州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九十九石。

（《元史》，第6卷，《世祖纪》，至元六年二月丁酉）